

DOI: 10.3724/SP.J.1224.2009.02168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调水藏区传统社会的可能影响

张序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 成都 610072)

摘要: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区是藏族聚居区, 以从事农牧业为主的藏族原住民保持着传统社会特征, 具有深厚、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本文分析了西线工程对当地藏民族传统社会的各种可能影响, 特别是因工程建设移民而使藏族农村受到的可能影响。

关键词: 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 调水藏区; 传统社会

中图分类号: TV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09)02-0168-09

1 引言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最早规划为三期, 第一、二期工程从雅砻江、大渡河的支流和干流调水, 第三期从通天河调水, 在甘肃省玛曲县注入黄河, 目的是解决黄河中上游水量不足的问题, 主要满足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对淡水高速增长的需求。西线工程规划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特别是一期工程, 从调水工程的总体布局、调水量和调水形式, 到枢纽工程的数量、坝高、位置, 以及输水渡槽隧洞长度, 都在不断修订。因而其淹没面积、移民人数也难以确定。最新的一期工程规划将二期合并进来, 年调水量上升到 80 亿 m^3 , 调水河流达到 7 条, 有 7 坝 14 洞, 另有渡槽 6 座, 倒吸虹 2 座^[1]。

西线工程是高坝大库工程, 按照最新规划, 整个西线工程将淹没大片地区(表 1)。据初步估计, 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 西线工程的总移民数将在 2 万人左右, 主要是当地世代从事农牧业的藏族原住民。大量草场、耕地、森林、城镇、村寨、庙宇的淹没, 很可能给当地藏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宗教文化带来巨大影响, 其对藏区社会的

改变可能是深刻、长远和刚性的。

西线工程枢纽工程区和淹没影响区大部分为康巴藏区(简称“康区”), 少部分为安多藏区, 而工程涉及的德格、甘孜县更是康巴文化的核心

表 1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将淹没或部分淹没地区

省	自治州	县	乡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色达县	年龙乡 然充乡 大则乡
		甘孜县	夺多乡 尼柯乡 扎科乡
		德格县	上然姑乡 中扎科乡 年古乡 温拖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壤塘县	上杜柯乡
		阿坝县	安斗乡
	果洛藏族自治州	班玛县	亚尔堂乡
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	玉树县	仲达乡
		称多县	歇武镇

资料来源: 沈凤生, 谈英武. 2001,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J]. 人民黄河, 2001, 23(10): 4-5; 崔莹. 2001, 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规划[J]. 人民黄河, 2001, 23(10): 23-24; 张玉宽. 2006, 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水库淹没特点分析及规划建议[J].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2006, 4(5): 17-19.

收稿日期: 2009-04-06; 修回日期: 2009-06-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机遇与挑战: 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批准号 05XMZ007)

作者简介: 张序(1964-), 男, 安徽桐城人, 学士, 研究员, 副所长, 主要从事公共管理、民族地区发展、资源环境、生态建设等方面的研究。E-mail: shueydsun@126.com

区。这里既是偏远民族地区，又是贫困不发达地区，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藏民族信奉藏传佛教，并拥有独特、深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背景，是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的重点地区。由于这里紧靠西藏，历史上有“汉藏走廊”、“治藏依托”之称。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多次社会动荡都直接波及西藏，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对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稳藏必先安康”已成为共识，“安康”对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属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区，在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被称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在发展项目的安排上，仅限于发展生态经济，以保障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必须就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有关藏区传统社会的可能影响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

目前，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能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但绝大部分集中在工程对生态环境、水力发电、受水区经济发展、调水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方面，关于西线工程移民问题、工程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很少。张玉宽对西线一期工程的淹没特点作了分析，其中简单涉及了对寺庙的处置问题^[2]。张序和劳承玉研究了西线工程对民族地区的影响^[3]，余孝恒研究了西线一期工程中的宗教问题^[4]，但都比较简略，不够全面和深入。另一方面，由于南水北调工程从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水电工程，因此关于水电工程对传统社会影响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启示，例如，有关学者对水电库区民族传统文化衰落问题^[5]、移民安置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问题^[6]、少数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安置的特殊性问题^[7]、藏区水电移民安置工作问题^[8]等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旨在较为全面地分析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调水区藏族传统社会的可能影响，希望对于将来的工程建设具有参考价值，希望有助于维护民

族团结和藏区社会稳定，避免可能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减少工程带来的负面效应。

2 西线工程淹没区传统文化概述

西线工程淹没区的主要传统民族文化是康巴文化。康巴文化具有历史积淀丰厚、内涵博大精深、形态多姿多彩、地方特色浓郁的特点和独特的人文魅力，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人与人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和谐共存的“香格里拉”理念和集勇敢、坚忍、精进、博爱、乐天、睿智为一体的格萨尔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康区一直处于部落众多、彼此分立的社会状态。地理环境是形成这一状态的重要条件。由于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几条大江及其支流将康区冲积为大大小小的河谷和一连串孤立分布的山原，形成了许多特殊的地理单元，造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小环境，成为历史上部落分立的地理条件。凭借这种地理条件，一个部落或族群可以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域内生息，而不易受到其他部落的侵害。因此，康区历史上虽然部落纷争、弱肉强食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仍能维系着部落众多，彼此分立的社会状态。这种地理环境也使得某些古代民族部落易于将自己固有的文化保存下来，成为极其珍贵的文化“活化石”^[9]。

这种部落分立的社会状态，也为土司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上的土司制度实际上为康巴文化中多元性、兼容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众多的土司领地，形成了许多小的文化区域，呈现纷繁多彩的文化现象。

(1) 藏传佛教文化。藏族属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文化为藏文化的核心与主体。康区也和其他藏区一样，宗教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和文学、艺术的重要源泉。佛教的五明之学，成为藏族传统社会的知识宝库，寺院教育成为藏区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宗教义理成

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在 10 世纪后期以来的康区社会中, 藏传佛教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不仅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甚至成为康巴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一个为宗教力量所主导的社会中, 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支撑力量, 社会意识形态凸显的是神性至上, 是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约束, 敬畏、虔诚、神秘、对虚幻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世界的逃避, 成为整个社会的基调。凡此种种, 无不表现了康巴文化中宗教的分量。

(2) 格萨尔文化。康巴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格萨尔文化, 《格萨尔王传》不仅是一部世界最长的史诗, 而且也是一幅全面展示康区部落时代社会历史全貌的画卷。康区是格萨尔史诗的诞生地, 德格是格萨尔故里, 有众多格萨尔王的遗迹, 格萨尔精神深入康巴人的精神和性格之中。格萨尔史诗所彰显的是人性和对人性的张扬, 它以勇敢、英雄气概、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等一些体现人性的因素和内容为基础, 彰显了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

可以说, 格萨尔史诗与藏传佛教在康巴文化在内部结构上达到了一种平衡^[10]。千百年来, 康巴人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艰苦的高原环境中之所以能够乐观、豁达地生活, 保持开朗、健康的心境, 其中既得力于宗教所赋予的忍耐、约己精神, 同时也离不开以张扬人性为基调的格萨尔史诗所赋予的精神素质, 这正是格萨尔史诗在康巴文化中的精神价值所在。格萨尔精神就是对人间英雄的赞美和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 这正是康巴文化的主线。格萨尔人文精神深深地积淀在每个康巴人的心里。康巴人之勇敢、康巴人之精明、康巴人个性之张扬、康巴人天性之善良, 反映了康巴文化的精髓——格萨尔精神。正是格萨尔精神, 使得康巴人在浓厚宗教氛围中能张扬人性、奋发进取。事实上, 康区之所以被称作“人区”, 藏族谚语中之所以称“最好的人来自康”, 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3) 民俗文化。康区民风民俗、民间文化多姿多彩, 表现在歌舞、文学、饮食、戏剧、建筑、服饰、医药、婚丧嫁娶、祭祀图腾等方面, 各具特色、交相辉映。今天的康区保留着多种古代民族语言、独特风俗习惯和异彩纷呈的服饰、建筑, 并有许多令人不解的文化之谜。

3 西线工程对当地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可能影响

3.1 西线工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能影响

河流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于一定的地域与环境特征, 由于工程需要而导致的移民措施很可能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而导致一个民族文化的消失。当土著社区存在时, 由于有传统文化的纽带, 人们即使经济上并不富足却可以生活得很快乐。然而当异地他乡取代了传统社区, 主人变成了外来者, 亲友离散, 地方风俗与传统节日消失……这种原住民文化与人文环境的改变, 对陌生生活环境的适应困难而造成的损失, 是不能用金钱量化、用货币补偿的。

民族传统文化对内是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相互认同、形成民族凝聚力的依据和源泉, 对外是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和表征。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与该民族的历史、所在自然地理环境与各异的经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它的发展和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的稳定和持续。这两个因素的任何触动或改变都有可能导致民族传统文化发生变化。移民搬迁导致的空间环境的变化, 意味着移民的民族传统文化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基础的丧失, 移民的民族传统文化将因此面临断代和失传的危险。

调水藏区地广人稀, 但自然条件恶劣, 人均耕地水平低, 环境容量小。虽然由于人口密度小, 淹没移民数量相对不大, 但基本难以将移民在本地安置, 常常需要跨乡、县搬迁。康巴藏族和安多藏族都有许多分支, 各个分支有自己特有的民居风格、生活习俗和文化特征, 服饰、婚丧、禁

忌、节庆、歌舞、礼仪等皆有区别。在这种情况下，移民跨区域安置可能会产生民族、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冲突问题。

在历史上，调水藏区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江河是民族融合的主要通道，学术界称为“民族走廊”。青藏高原边缘北边的氏羌系民族与南部的百越系民族，曾在这几条河流峡谷中迁徙。在南下与北上的迁徙过程中，许多民族在这个地带进行融合和交汇。某些弱小的民族在峡谷中迁徙时，发现一个适宜生存的地方，于是就会定居。这样，在峡谷深处，环境封闭，与外界交流极少，因而一些古老民俗民风得以长期保留。康巴、安多藏族是多年来在多个民族大融合中逐渐形成的，许多还保留了其先民的特征，各县之间、各乡之间、甚至各村之间都有延续数百年以至上千年的独特语言、文化特征。这些独特的文化风俗与他们的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社会关系息息相关，即使是整村搬迁，这种原生态文化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是分散迁移，或远离故土，则意味着这些语言、文化的消亡，其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的价值也不复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损失往往难以通过复原措施来弥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线工程二期在德格县的淹没区内有大量格萨尔王的遗迹和纪念设施，这里是藏民族的神话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乡和征战地，水库可能淹没到神圣的阿须草原，现代化的大工程破坏当地与英雄传说关联匹配的自然和人文风貌，是不能回避的须加注意的问题。

3.2 西线工程对少数民族心理的可能影响

调水区藏族农牧民区以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为纽带，以自然村(寨)为单位形成了具有稳定、紧密社会关系的和谐社区，移民搬迁势必打乱这种自然秩序形成的和谐。由于条件所限

和补偿不足，移民往往不能整村搬迁，必然面临分散“插花安置”。其方式一种是后靠分插，这是由于后靠地坡度大、条件差，难以容纳原村全部人口，只好分散后靠；另一种是外迁分插，即分散迁往外面不熟悉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两种方式都将造成原有社会关系的解体，给移民的心理带来伤害，也形成因文化、宗教、民族难以融合而引发的心理问题。

藏族是非常传统的民族，具有怀旧、保守的特点和把祖辈们留下的东西继续延续下去的心理。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物质生活上只需要满足基本生存条件即可，最重要的是精神生活。他们安贫乐道，对物质生活并不在意，对今生看得并不重要，而是追求来世的幸福。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最有利于保护大自然、最有利于保证人类长期生存的生活方式。因此，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对调水藏区群众是非常敏感的，可能发生问题所产生的心理冲击不是仅用提高补偿标准就能够解决的。

由于大片特色民居和部分佛教寺庙的被淹和移民的分散搬迁，加之移民安置点往往集中规划建设，藏族传统建筑很难易地恢复重建，独特民俗文化极有可能失去存在的根基，其相应的旅游和文物价值也将不复存在。调水工程的建设意味着大量外来汉族施工人员进入藏区，他们可能因对藏族人民的信仰、习俗、性情和生活方式不了解而缺乏文化审美和真情发现，如果教育、约束工作不到位，很可能做出损害当地藏族同胞感情、影响民族团结的事情来。另一方面，大量具有不同生活习惯的外来者进入，也可能引起当地居民的误解、心理恐慌和抵触，给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制造机会。

藏民族文化中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成分。西藏最古老的原始宗教——苯教“万物有灵”的宗

与集中安置相反的安置方式，指将某村或组的移民分散后分别安插在多个其他村、组。

教理念使他们把许多美丽雄奇的山峰、河流、湖泊视为“神山圣水”，赋予奇特美妙的传说和神圣的宗教寓意，并加以尊崇和保护，定时或不定时进行“转山”、“转湖”、朝拜等信仰活动。但调水工程可能会破坏这些“神山圣水”，特别是对藏传佛教寺庙的淹没和在“神山”上开凿隧洞、炸山采石，将伤害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工程一旦破坏了与藏民族传统文化有密切关联的自然环境，可能将深刻地影响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可能损坏而引发的心理抵触情绪将给民族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带来不利。

3.3 西线工程对藏传佛教信仰的可能影响

调水藏区群众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且极为虔诚。信众可以把维持基本生活之外的多余收入全部捐给寺庙，可以徒步甚至等身长叩头前往遥远的寺庙、神山、圣湖朝拜，为此而风餐露宿长达数年。信众以每个家庭能有人出家为僧为荣，以活佛的教导为行为的准绳。信众因信奉不杀生的教义而不愿宰杀自家饲养的牛羊，直至其衰老。信众不仅供养寺庙，还自建白塔、嘛呢堆、转经筒、经幡阵，家家都有精美的经堂，视参加宗教仪式、活动、诵经拜佛为生活之必需。

调水工程对当地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工程施工和蓄水可能占用、淹没寺庙、修行地、佛塔、转经房、嘛呢堆、经幡、露天宗教活动场地等。一旦这些宗教设施和场所消失而不能获得适当方式的功能弥补，对信教群众心理、精神上的冲击将是巨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和僧尼与信众的关系十分紧密，寺庙有固定的信众供养，信众有熟悉的大德高僧为家庭提供宗教服务。这种紧密关系一旦被割裂，无论对信众还是僧侣的伤害都是不可忽视的。虽然被淹寺庙可以易地重建，但很可能与原教区信徒分离，可能出现原本非移民被迫随寺庙搬迁，或移民要求原本无需搬迁的寺庙随同移民搬迁，寺庙由于失去大部分信众而被迫搬迁的局面。调水藏区藏传佛

教基本教派就有5个，分别是宁玛派(红教)、格鲁派(黄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和苯波派(黑教)，各派、各庙之间虽和谐共存，但教义差别较大，各有自己的传统覆盖区域和基本信教群众，影响范围界限明显。不论是寺庙动迁还是教徒移民，都将产生原有影响范围格局变动的局面，可能面临引发较大的现实矛盾和冲突的风险。如果寺庙未能随移民搬迁，可能产生新建庙宇的要求，而按照国家宗教事务条例，这方面的报批程序非常严格。如果移民被分散“插花安置”，则宗教信仰上的冲突将变得严重。

藏传佛教寺庙一般都十分高大，大堂从底部到顶部一般都有十几米甚至更高，但通常是按建筑层数、面积来计算搬迁建筑补偿数额，可能很难满足重建寺庙的实际需求。寺庙中有很多壁画和佛像，且这些壁画和部分佛像与寺庙建筑物联系在一起，很难做到无损拆迁。调水藏区不少寺庙(包括特色民居)具有文物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一旦属于淹没范围，补偿时只能按普通房屋估价，所造成的文化遗产损失将会很大。这里还有不少藏传佛教经塔、白塔等非寺庙民间宗教设施，由村民或个人建造，并在其内部和地下埋藏、安置了信众供奉的佛像，镶嵌金银、宝石的贵重祭器，风俗和信仰不允许信众拆开这些建好的佛塔，因而其价值的判定十分困难，补偿措施不当可能伤害信众利益和心理。

此外，一期工程的洛若枢纽在著名的色达县五明佛学院附近，调水可能影响附近生态和佛学院僧俗群众生产生活，必须稳妥处理。

4 西线工程对淹没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可能影响

4.1 沟通困难可能强化移民弱势地位

按照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规定，西线工程移民将采用水电工程的移民政策。由于调水区藏族移民基

本不会说或完全不会说汉语，有的藏民虽会说汉语，但只会说日常会话的简单语句，而调水工程的移民事务主要使用汉语沟通，面临复杂的移民事务时，他们的语言能力往往捉襟见肘。大多数调水区藏族移民文化水平极低，无力阅读、理解、记忆和运用有关移民事务的政策法规，不知道工程建设对他们有什么长远影响和损失，也不知道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变迁密切联系他们的生计，而他们在移民事务中面临的利益相关方却是强势的调水企业以及代表国家的地方政府。所有这些因素使然，藏族移民在关乎自己重大利益和前途的事务上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利益受损是可以预期的。由于不通汉语，如果失去或减少土地等生活来源，在成为移民后，要转向第三产业，仅仅通过短时间学习培训就顺利适应新的生存方式，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4.2 对群众生存资源可能造成长远影响

调水藏区总体上气候恶劣，农业条件普遍较差，一些土壤、光热、交通等耕种条件较好的耕地一般都在江边河谷地区，是粮食、蔬菜、水果、经济林木的理想种植区，农产品品质佳、产量大、收入高，也是当地藏族群众较好的聚居区。特别是德格县、甘孜县境内的雅砻江河谷和达曲河谷，是康北重要的农业区，人口和村庄分布较密集，而调水工程施工占用和淹没的也正是这些地区。

我国水库农村移民安置实行以土为本的大农业安置原则，但调水藏区山高坡陡，凡能用于农作的土地基本都已开垦，有些不应开垦的也开垦了，垦殖率已大大超过了限度，后备耕地资源很少，通过新开垦耕地来安置农村移民困难很大，移民全部或部分丧失土地的几率很大，今后的生产、生活出路将成很大问题。如果后靠安置，由于后靠地海拔较高，自然环境恶劣，农作物生产条件大不如前，成本和投入必然上升，产量和收入必然下降。有的被迫由农民变成牧民，使本已超载过牧的草场生态形势更加严峻。

西线工程还将淹没大片草场。在牧场过载、草场不足、沙化越来越严重的现状下，草场淹没对广大以放牧为生的藏族牧民的生活影响很大。

调水造成坝下河道断流、荒废或水量剧减，可能使河流周边群众失去生产、生活用水来源。特别是宽阔型河谷和草原型河流，如达曲和尼曲汇合形成的鲜水河、色曲下游等，水量减少后将使河面面积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水汽减少，局部气候向干旱型发展，影响植物的种类和生长发育，给种植业和畜牧业造成较大危害。

调水还可能影响坝下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水质。筑坝将使库区或库周的 N、P 等元素进入库区水体，产生水体富营养化现象。引水坝址下游河段水量的减少，将降低水体对污染物的稀释能力，使河流的自净能力和环境容量大幅度下降，加上库岸区鼠害严重，鼠疫频繁，库岸土质松软，地表水有机物含量重，腐殖质成分也较高，这些因素在水循环较慢的水库中会产生进一步的生化作用，使 COD、BOD 等污染指标升高，水体水质恶化。

调水区处于“大香格里拉”的北部，有壮美、雄奇和秀丽的自然风光，峡谷、峭壁、雪峰、急流、草原、海子、植被，具有极大的审美、观光价值。西线工程的大坝、水库、明渠、隧洞在很大程度上要破坏这一切，使该地区的旅游资源丧失且不可恢复。旅游资源开发可以直接使当地群众致富，如民居接待、骑马服务、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出售、餐饮、向导导游等，都是增收的有效手段，但修建调水工程将破坏旅游资源，使调水藏区当地人民失去通过从事旅游服务改善生活的机会。

4.3 对移民现实利益可能带来损害

目前，在大规模的水电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损害移民利益、导致移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西线工程中也可能出现，因此必须提前预见。

(1) 耕地补偿扭曲。按国家水电工程移民安置

规定, 工程建设征用耕地的,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计算。由于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难以查验, 业主一般根据县乡统计数据来衡量。但统计数据是一个乡各类耕地产值的平均值, 而淹没的河谷地区耕地产值远高于高山半高山, 也高于平均统计产量。另一方面, 当地的县级政府为争取获得国家级贫困县待遇, 往往将相关的统计数据调低。这些都可能造成移民在耕地补偿上吃亏。对房屋的补偿仅依据房屋造价, 不考虑房产由于区位、地段不同而形成的市场价格的不同, 导致移民在房屋商业价值上的损失。

另外, 目前的水电开发对移民位于淹没线以上的实物不列入补偿范围的做法, 使移民搬迁后无法对这部分实物进行管理获得收益, 实际上损害了移民的利益。

(2) 可能切断群众采集收入渠道。调水藏区群众有在国有或集体林地、草场采集野生虫草、松茸、菌类、药材的习惯, 这是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有的地方此类收入占到总收入的 80%, 并且这些资源的价格呈持续走高的态势。调水工程建设除了可能淹没采集地外, 还可能造成气候变化, 从而影响虫草、松茸、菌类、药材的生长。更重要的是, 移民迁移后, 可能将失去这一收入来源, 而这些非土地收入不被计入补偿范围, 其切身利益势必受到很大损害。如果移民安置地有可采集虫草的“草山”和松茸的林地, 则移民与本地居民势必为争夺资源(包括用材林、薪炭林)发生冲突。

(3) 对藏族特色民居的补偿可能与实际不符。目前, 在水库移民补偿费及移民安置政策中, 基本上未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殊性加以考虑, 有关补偿与实际需要严重不符合。调水藏区移民民居最具代表性是石木结构碉房, 用片石、条石、块石以泥土结合砌筑墙体, 用木料隔楼层、分间隔, 虽然用材天然, 但与现代砖混房屋相比, 具有抗

地震、寿命长、冬暖夏凉等优点。房中储物的家具都是占据房中的整堵墙, 以木质壁柜、壁橱的形式与建筑物融为一体, 不能拆移搬动。民居的选址、开工、竣工都有特定的宗教、民俗程式, 开支不菲。调水藏区藏式石木民居与汉地石木民居的不同之处在于: 墙体特厚, 最宽处达一米以上; 木材用量大, 质量好, 最少的用木材也在 50 立方米以上, 有的多达 300 立方米, 普遍使用本地高山上材质好、胸径大的天然林木, 如名贵的云杉、冷杉、桦、栎等。民居中的经堂是每户建筑的精华, 采用浮雕、镂刻、彩绘, 内有神龛、佛像、壁画等, 价值不菲且难以搬迁。许多藏族民居历史很长, 凝结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 这种房屋异地原样重建的难度较大, 房屋所用材料(特别是大直径原木)现在很难获得。在评估调水藏区传统民居价值时, 目前往往按一般内地民居建造价格来衡量, 补偿价格偏离实际价值。

(4) “后靠搬迁”可能带来许多问题。调水藏区的移民大部分是从相对海拔较低、气候温暖的河谷地区后靠搬迁到海拔较高、气候寒冷的高山区, 其生活环境将发生很大变化, 面临生活质量下降和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包括: 其一, 增加服装、毯被开支; 其二, 增加燃料开支; 其三, 食物需求量增加; 其四, 同质住房的温暖水平下降; 其五, 医疗费用增加, 冬季发病率、死亡率会上升。但这种温差导致的移民生活成本增大并不被纳入补偿范围。

(5) 封库令可能限制移民区的合理、正常发展。现在的水电工程预可研报告尚未通过就展开前期工程, 为了防止移民区老百姓突击建房、栽树、人口迁移等行为造成移民补偿费用增加, 在水电站设计进入实物调查阶段之前, 都会由省或市政府发布《关于××电站水库淹没区及施工区停止基本建设、控制人口增长的通知》, 俗称“封库令”。“封库令”一般规定在淹没区及施工区内,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扩建和改建项

目,不得开发土地和修建房屋及其他设施,不得新栽种各种多年生经济作物和林木。违反上述规定的,除按违章处理外,搬迁时一律不予补偿。”有的封库令甚至将范围扩大到移民安置区,而此时水电站不但尚未正式开工,而且离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都还要很长的时间。大型水电站工期长达十多年,西线工程建设周期更长,于是,国家对作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调水藏区的扶持,包括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扶贫工程、社会事业、新农村建设,种种项目为免受淹没损失,都不再投向库区,农牧民对自己的生产生活设施也不敢进行新增和改造(如改善灌溉条件、栽种果树等等),因此库区群众在水电站下闸蓄水前的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内,都面临生活水平下降、发展停顿,进而导致贫困加剧的前景。无房户、危房户由于长期不能进行房屋新建、改建,面临健康损害,甚至生命的危险。有的水电站的淹没实物指标调查与实际兑付补偿金之间相距时间太长(几年到十几年),而对期间建材和人工费用的上涨不予考虑,移民根本难以用补偿金复建原有面积、质量、功能的房屋。这既有违情理,也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世界银行的原则相抵触。

5 结语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区移民大部分是贫困的少数民族农村人群,相对于其他人群,他们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很弱,离开原来熟悉的生产生活环境搬迁到陌生的地区,会给他们造成很大压力。社会角色的变化如果再加上补偿的不足以及宗教文化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导致移民感到无所适从,并且对未来失去信心,陷入绝望境地。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西线工程所在地是国家政治安全高度敏感地区,目前这里还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如分裂势力的活动、达赖集团的影响、因草场边界纠纷引

发的集体械斗等。康巴汉子有强悍的民族特性,历史上和现在的西藏分裂集团中有许多是康巴人。在这一地区修建大型调水工程,必须妥善处理工程对当地民族文化、宗教和少数民族生活的可能影响,根据其与内地、汉族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相异的特殊性,予以特殊对待和处理。

总之,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藏族移民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必须得到有效保护,他们的社区习俗和民族心理必须受到尊重,他们的生活水平只能因调水而提高,不能维持原状,更不能下降。“民族宗教无小事”,这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个考验。不仅如此,还要特别警惕这一工程可能被达赖集团利用作为分裂国家的借口。

参考文献

- [1] 王伟,蔡仲银,陈攀,等.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施工总体布置规划[J].黄河规划设计,2007,1(1):22-25.
- [2] 张玉宽.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水库淹没特点分析及规划建议[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6,4(5):17-19.
- [3] 张序,劳承玉.关于西线工程及其对四川影响的若干思考[C]//林凌,刘宝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87-207.
- [4] 余孝恒.略谈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中的宗教问题[C]//林凌,刘宝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08-210.
- [5] 周松柏,胡晓登.贵州省水电库区民族传统文化加剧衰落问题与对策[J].贵州民族研究,2005,25(3):100-105.
- [6] 俸代瑜.从水库移民安置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J].广西民族研究,2005,(4):150-153.
- [7] 李丹,孙爱芬.少数民族地区水电移民安置的特殊性问题[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4):18-21.
- [8] 庄万禄,张友,贾兴元.藏区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调查与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30-33.
- [9] 任新建.略论四川藏区传统文化的特点[EB/OL].[2005-00-00].<http://www.tibetology.ac.cn/article2/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07>.
- [10] 石硕.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J].西藏研究,2004,(4):61-64.

The Possible Influences of West Line Project of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s o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of Water-Exporting Tibetan Area

Zhang Xu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engdu 610072)

Abstract: The Water-exporting area of West Line Project of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s is the Tibetan ethnic districts, where the Tibetan indigenous people for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lead a traditional life, and share a unique ethnic culture and religious belief.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various possible influences of West Line Project on the Tibetan tradi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on the life of Tibetan rural residents who have to immigrate to other places due to the project.

Key words: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s; West Line Project; Tibetan area for water-exporting; traditional society

□ 责任编辑：王佩琼